

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及其统一性问题

C.Б.拉夫罗夫

地理学的状况目前在很多方面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地理学的社会地位与其潜力很不适应：它在苏联科学院中几乎未被觉察到，没有成为国内生态研究的领光学科；地理系在高等学校，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中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且也没有威信。另一方面，不久前所举行的苏联地理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伏龙芝，1980）反映出对地理问题的极大兴趣，集中了破记录的参加者（1300）人，显示出对扩大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广度和迫切性。

地理学的“横向”发展导致区域中心和学派数量的增加，例如喀山的数学地理学，塔尔土的社会经济地理学，伊尔库茨克的地理系统研究，新西伯利亚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模拟等。地理学的“纵向”发展导致研究问题方法的新倾向——所讨论的不是自然地理学、地貌学、经济地理学、海洋学问题，而是综合性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硬性地”归结为地理学的某一分支。这些综合性问题是：为规划国民经济而进行的地理生态研究，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世界海洋问题及调水问题等。以世界海洋问题为例，参加讨论的绝不只是海洋学家，因为经济地理问题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坚强“联合体”。

只有通过扩大研究和加强理论工作，才能“解决”地理学现代地位的这两种倾向性。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转折时期。社会对我们这门科学的要求是巨大的，这种要求越来越复杂化，而地理学的状态，它的结构形式，它的“落后”状况的惯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这个要求的实现。有迹象表明，西方地理学界也正在考虑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甚至谈到它的“危机”问题。我们认为，著名的法国学者让·德列什（当时国际地理学会主席）在23届国际地理学会（莫斯科，1976年）的开幕词中对世界地理学给予了冷静的评价。他说：“出现了危机吗？这是确实的！如果某一门科学没有经过危机，那它就要停滞不前，就要死亡……，总之，可以说是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是科学在技术和认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而且毫无疑问，这个危机是有益的”。

我们赞同这种对待地理学前景的乐观主义态度，因为它对未来的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它考虑到了在科学技术革命、人类全球问题以及地理学“领域”扩大并复杂化的时代，地理学的任务将急剧地扩大。这些过程可能会引起惊慌失措，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这门科学还未准备好解决一些新课题（因为它被称为“研究地球表面科学”）。

为此就必须清楚地看到地理学的当前趋势，既看到老的、正在衰亡的事物，还要看到一切有可能得到发展的新生事物；不仅要看到，而且要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即千方百计发展进步趋势，“制止”陈旧倾向，并竭力寻求那些能提高地理学地位并实现其潜力的科学结构形式、研究方向和选题。

科学中的分异和综合 人们公认，多年来分异过程居统治地位，地理学的分异过程

导致划分出一系列几乎是独立的学科（气候学、水文学和地貌学），这样的分异既在自然地理学内部也在经济地理学内部进行（工业地理、交通地理及人口地理等）。这个过程加强了地理学体系各“联合体”之间的分野，几乎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分裂——自然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地理学往往只是在地理系和地理研究所内才被联系在一起，而在思想上和共同工作中则没有联系。这种分裂有时是以这样一个正确论点为理由，即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原则上是不同的。这个论点现在也完全有效，在苏联地理学者中谁也不会同意把这两种规律混为一谈。然而必须明白，除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之外，还存在着它们间相互作用规律。

哲学家M.M. 肖洛霍夫指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作用问题经常还需要‘阐明’，这似乎是本来已经十分清楚的问题：社会如何影响自然，而自然又如何影响社会。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那个起‘主导’作用，是社会呢？还是自然呢？社会是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相反，应该把自然看作为社会生活圈的一部分？”显然，按照辩证逻辑谈论人与自然的统一时，所指的即不是人，也不是自然，而应该是某种“第三者”，这是一个新体系，在这个新体系中，自然和社会都应当看作是必需的、内部的、非独立的要素。

“众所周知，对于什么是这个第三者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早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这第三者就是社会生产过程，即作为主动的有机的完整体系，自然和社会均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作为不可分割的、相互制约的‘成员’，作为它的短暂要素（Мимолетные моменты）。社会生产一方面处在自然界中，另一方面，又处在社会中，使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得以实现或者具体化”。

为了科学地解决最重要的现代化问题，需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需要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牢固而密切的相互联系。苏联大科学家B. И. 维尔纳茨基早在四十年代就指出，我们日益不是按各门学科而是按各个问题来进行专门研究。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必然导致承认当前在科学中居统治地位的综合化趋势。

人类对环境的监测和对环境影响的广泛预测以及环境的最优化——所有这一切用地理学个别（传统）分支学科的立场和方法是不能解决的，只有通过整个地理学综合体采用广泛的研究方法才能解决。因此就出现了一些新概念，如地理工程系统，还出现了一些新方向，这些新方向不能纳入旧框框（自然地理学或社会经济地理学），如休养地理学，医疗地理学等。由此可得出结论，这些旧框框妨碍现代研究的发展，它们已经过时了，在今天居统治地位的倾向是综合。

哲学家观点和地理学家观点在这里吻合了。地理环境（地理学对象）概念是一个自然社会概念。H. K. 穆基塔诺夫指出，“地理知识系统化应以双面统一体（Двуединство）为基础，它是地理学中主、客体关系的特殊结果，是地理现象总原理的特殊结果”。这就决定了地理学的地位，“地理学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它处在这两类科学的边缘上，按其性质是自然社会科学”。在广泛的跨学科问题占优势的时代，地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这种位置是潜在有利并鼓舞人心的。

Ю. Г. 萨乌什金在为纪念H. H. 巴郎斯基诞辰100周年而写的最新著作中指出，“地理学的辩证统一将导致科学范畴的多样性，导致提出并解决大量的极端重要的问题，导致明亮的科学‘火花。基于地理学这个新统一体特性就形成了其现代理论”。遗憾的是

这个现代理论形成的很慢，它的形成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压制，这些人竭力反对所谓“统一者”，他们把气氛搞得如此紧张，致使已故院士K.K.马尔科夫当时只能用“普通地理学”这个词，而不敢下决心用“统一地理学”这个词，这些人现在还继续反对发展理论地理学，实质上是在反对发展地理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创立我国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时，当然要批判地对待国外的科研成果，并从中吸取积极的成份，但是对那些过时的、甚至连西方科学界都早已摒弃的东西进行批判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为批判而批判”，不会找到任何实际的“出路”。我们认为，必须对西方理论研究实行“监控”，要批判和评价其现代学术著作，而不是50—60年代的著作。遗憾的是现时在这方面还注意的不够，我们的一些论文中还出现至少是20—30年前的名字和概念。

必须坚决制止在地理文献中出现那些陈旧的、过时的、进行的论述，这样的论述是以地理环境的“清白（Чистота）”、“纯洁（Стеильность）”这些荒谬并早已失去意义的概念为根根的。这些时而出现在我们刊物上的著作不仅表现出对用现代哲学观点解释问题的彻底无知，而且也表现出不了解K.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然界的著名原理。这些著作损害地理学的声誉，并将其从为现实的综合评价任务上引入蛊惑人心和脱离实际的邪路。《全苏地理学通报》的一个大错误就是发表了一篇这样的论文*。

现代地理学的趋势和综合化 在谈到未来的地理学时，很多人指出是它的生态化过程。苏联地理学，首先是经济地理学的极重要的并且公认的趋势是其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整个地理学的经济化，并以诸如经济气候学、经济土壤学、生物地理经济学这些边缘学科的出现而加所论证。我们将研究这些主要趋势及地理学与其“边缘上”的其他综合学科间的关系。

生态学问题在近十来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现时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置身于“自然——社会”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之外。这与地理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一些美国地理学者曾试图把地理学宣称为人类生态学，而许多苏联地理学家现在也试图把地理学看作是研究生态综合体的领先学科。人们公认，把生态学看作是关于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纯生物学的旧观点已经过时。美国生态学家P.里克列费斯在其著作的引言中写道：“生态学变得这样普及，简直可以把一切列入它的项目内，如净化设施的建筑，土地利用的区域规划，纸的再加工以及仅用有机肥材栽培蔬菜”。当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普及性，而在于那个极度复杂化了的综合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变得多层次化了，它极大地扩展了生态学的范围。许多西方学者今天是这样理解的——（包含人类的生态学完全是另一种性质。这是一个极其重大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态学”的内容）。然而，无论是人类生态学，或是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它们是由西方学者，首先是美国学者所提出）都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概括“自然——社会相互关系的这一主要问题，仅限于较狭隘的或特意“社会化的”观点。

B.Д.科马罗夫把社会生态学定义为关于自然与人类合理相互作用的综合科学。我们觉得这个跨学科科学综合体的定义是比较清楚的。И.П.格拉西莫夫不久前这样写道，

*指Альбрют的，“关于地理环境的组成问题”，Изв.ВГО, 1978年第1期——译者

‘要正确地把生态学理解为“研究自然与社会各种现象的特殊的科学方法”，“生态的认识途径”’。与此相近的还有某些西方地理学家的观点（Л.格罗斯曼）。在“综合体”与“方法”这两个定义间表面上看来是有差别的！但它们存在着辩证联系——“方法”能转化成综合体。

生态化的综合作用（上面已谈到了一部分）是地理学的必然结果。管理（操纵）自然工程系统正在成为地理学的重要课题，如果没有科学区划这种管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科学区划考虑到人类对区域自然环境的“负担”的全部特点。所以经济生态区划是具体的课题。С.施瓦茨院士从生物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提下列综合课题：编辑地球各大区的生态经济特徵，设计发展统一经济地理区的生物地理群落被的理想方案，拟制最合理的发展地区经济的总方案（该区要表现出生物地理群落被的最优化）等等。

参与制定国家生态政策是社会对科学的重要要求。这大概不仅关系到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而且也关系到试图解决生态问题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社会。

社会化是另一个主要趋势 就是在西方地理学中社会化的过程近几年来也在加强。这有一些客观原因——“生命的性质”问题，尖锐化了的城市问题，生态危机等等，也有科学对这些问题的评论，特别是Л.哈尔维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其《社会公理与城市》一书中得到了发挥，它在西公地理文献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和一些急进地理学家的著作。有征兆表明，部分西方地理学家对50——60年代地理学的“计量革命”的可能性和潜力表示惑疑。

社会化过程并非突然而来。它早就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的地理学中并且具有牢固的方法论基础。В.Н.列宁在《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中对经济区的形成过程所作的社会分析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法国地理学家П.克拉瓦尔公正地指出，“毫无疑问，弗里德里希·恩克斯是现代城市研究者最有名的先驱。他以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为例，清楚地暴示了社会区划和工商区的形成”。今天这条路线（显然，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出自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立场）已成为西公地理学中的主要路线，因为都市化和犹太化时代的社会矛盾已经不能不注意到；根据许多西方地理学家的看法，它们比区际矛盾尖锐得多。苏联经济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Н.Н.巴即斯基也清楚地理解到经济分析与社会分析的密切性。早在为А.韦贝尔一本书（20年代）所写的序言中，他就使用了“社会地理学”这一名词。众所周知，没有任何人象Н.Н.巴即斯基那样把研究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作用看作是头等重要的方向（他多次引用而又著名的话是“人的作用被遗忘了！”）。应当指出，他还在“纯”经济任务对我国是极端重要的那一时期而这样做的。这个呼吁在我们这门科学以后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超前”的思想往往要经过许多年后才能得到广泛的响应，但这丝毫也没有降低它的意义。

今天的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建设学科，它给地理学的整个体系以强有力的推动：使整个体系经济化（И.П.格拉西莫夫的观点），加强对于人的重视，促使整个地理学社会科学化（许多西方学者早就把它称之为社会科学，但这是一种急进的、未必准确的观点）。

许多苏联地理学家认为，地理学可以成为生态研究的领先学科。个别哲学家也持

有这样看法。B. 洛斯曾问道：“究竟哪门科学现今可以实际地要求承担综合体问题（这些问题是“人——生物圈”相互关系的实质和特点）的综合解释的作用？”接着他说：

“我认为是地理学。当然，不是传统的描述学科，而是一门原则上的新学科——建设地理学，其目标是合理的改造和控制周围的环境。”

如果考虑到生态学问题的空间观点（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它们根本不会贬低地理学的意义及其贡献），那么对此我们可以同意。但是，如果更广泛地看问题，那么十分明显，社会生态学的内容绝不仅仅限于地理学，也不决定于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即“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哲学和社会问题，在各门具体科学的材料和结论的基础上正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卓有成效地研究着。经济生态学问题由政治经济学来研究。按我们的观点，只有社会科学才能成为跨学科的社会生态学综合体的领先学科。

与社会经济学相互作用的问题也十分复杂。这可以参考英国地理学家Θ. 琼斯的意见，他怀疑“发展缓慢（未必缓慢吧？—с.л.）的社会地理学能否提出其本征的概念。目前它满足于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及利用社会结构作为分析社会布局的手段。”一些西方学者公正地论述“把在一个概念系统中（社会过程的语言）所获得的结果传播到另一个概念系统（空间形式的语言）内是复杂的。”

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苏联近几年来在人口地理方面（社会地理学一个发展特别快的分支）发表了一些论报告和论文，促使其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支：服务地理学、科学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生活方式地理学等。从1977年起，所有这些地理学亚体系被正式命名为“经济社会地理学”，并在这方面进行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按照我们的意见，这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经济和社会，因为没有非公益的经济现象。

当然，课题的内容要比我们上边企图论述的那些个别问题丰富而复杂得多。社会上对我们这门科学的需求越来越广泛而复杂，许多全球性问题要求各个系统的科学家们进行合作。地理学家——一门老的、但又永远年轻的学科（它正在成为一门建设科学）代表——也应当为扩大共同工作而做出贡献。

陈家振宋广生译自《Географ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列宁格大学出版社1982，

区域地理学是一门学科

B. 杜马诺夫斯基（华沙大学地理系主任）

对于区域地理学的争论，我想提出两个论题，等一个论题可概括为：区域地理学究竟包括哪些地理学的最为本质的部分；等二个论题是区域地理学要成为被完全公认的学科，应当没有任何方法论上的反对意见。

1、对专业文献中出现的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定义进行试解，并说明它们的研究对象，这是解释第一个论题的出发点。而困难在于定义和对象方面没有统一和一致的看法，在给地理学下定义时往往在定义中对其对象加以说明，因此，我们不妨把两个问题，即定义和对象合在一起来谈。